

妻不可以藏ハ斂藏ニ妻ヲ用キルベカラズトナリ

能其ノ能ハ當ニ溫暖ノ上ニ在ルベシ、世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也。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是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祲祥而爲之立禁。禳祥吉。凶禁戒。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菑爲上牲。大高祖一葬死人者。妻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輯其肘。輯擠也。讀近。枕戶。憐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菑爲上牲者。非菑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菑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妻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綿綿曼帛。溫暖於身也。世以爲妻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妻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可傳於後世。無益

滌血ハ蹠血ノ譌ナルカ

之行ハ當ニ而行ニ作ルベシ

拘ハ一ニ通ニ作ル。伸ハ當ニ申ニ作ルベシ。三令五申ノ申ナリ

手ヲ側ツルチ膚ト爲シ、指ヲ安クチ寸ト爲

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資用也。相戲以刃。太祖輯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恐枕戶。憐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換者也。離者必病。離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祲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祲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白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

ス、此ハ雲ノ起ルニ云フ。赤地三年ハ大旱ノ續クヲ言フ。秩ハ大山名山ニ等差ヲ立ツルナリ。藝文類聚及ビ太平御覽ニヨレバ、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ノ下ニ以、牛其死也云云ハ、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云云ニ作ルベシ。

任俠ハ所謂義賊ナリ。

子ハ女子ナリ。

太山崇終也。日且至。赤地三年而不絶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爲火國舊刊爲而死爲竈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勞天下謂治水之功也。託祀於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稷周棄也。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竄竄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

物ハ悖ニ同ジ。僦載ハ人ニ備ハンテ車ニ物ヲ載スルナリ。救ハ種ノ譌ナルベシ。

倚者ハ物ニ倚リテ立ツ者ナリ。齊ハ正シク立ツナリ。

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國春臺先生曰。若公謂夫之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鷓目大而眇。不若鼠。蚌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

夫蟄蟲鵠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裹圖舊刊裹作稟非。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終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四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微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總萬物者。同出於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謂及己之性。宗同於洞同。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此不在萬物之中也。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為名。尸尸主。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

太一ハ天官ニテハ天神ノ最モ貴キモノト爲シ北辰ト爲ス。此コニテハ道ヲ言フナリ。

王念孫曰ク、正文及ビ注ノ及ハ反ノ譌ナルベシト。

若ハ而ニ同シ。

王念孫曰、詞ハ詞ノ
譌、詞ハ相譌詞スルナ
リ。

有ハ短ト相對ス、當ニ
脩ニ作ルベシ、即チ長
ナリ。

措音さく、繩ナリ。

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
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
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
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王子慶忌者。吳王僚
之弟子。闔閭弑僚。慶
忌勇健。亡在鄭闔閭畏
之。使要離刺慶忌也。羿死於桃棗。棗。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
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子路菹於衛。
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
爲齊所殺。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
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
彊。來射。蟻象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
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
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人性之無以
爲者。不務也。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
所無。柰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疑莫
詹何曰。未嘗聞
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

游數ハホチ游グ術ナ
リ。
羸ハ弱キナリ。
下文ノ例ニヨレバ務ノ
字衍文ナルベシ。

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
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
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
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
用。則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
弗假於人。反己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
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
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
德無所立位。故
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沈。
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
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
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

注ノ亡ハ心ノ詭カ。

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一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秦王宣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

格ハ拒ミテ入レザルナリ。
出於己者ハ己ニ優ル者ナリ。

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太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厭持也。搔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伎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持舟楫者謂近岸爲歛。遠岸爲張也。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

有聖名ノ上ニ而ノ字ヲ置キテ看ルベシ。
伎心ハ苦心即チ怒心ナリ。有一人云云ハ向フヨリ來ル舟ニ人ガ有ル場合ヲ云フ。張之歛之ハ此方ヨリ向フノ舟中ノ人ニソレ舟ヲ岸ヨリ遠ザケヨ。ソレ岸ニ近ヅケヨト指圖スルナリ。

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攘却。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之至不在於己也。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

其所有不當二其所以有
 二作ルベシ
 不可勝ハ敵ノ我ニ勝ツ
 ベカラザルナリ。

俞樾曰ク、固モ亦必ナ
 リ。

栢莒ハ左傳ハ栢舉ニ作
 ル。

俞樾曰ク、常ハ尙ニ同
 シ。設儲ハ事ノ未ダ至ラザ
 ルニ預メ備フ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二ノ旁ノ
 字當ニ奇ニ作ルベシ
 ト。又曰ク、貴ハ當ニ貴ニ
 作ルベシト。

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尙未牢固也。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倒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所爲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殺。秦穆公勝西戎。爲晉所敗於殺。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栢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衆人之所觀也。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

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循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為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息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圖舊刊盛作聖非。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治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

俞樾曰：使之者至，上二當其能也。三字有ルベシト。
正ハ期即チ目當テナ
王念孫曰：受名ハ愛名ノ譌ナルベシト。

尸名ハ主名ナリ、貨ハ貨ノ訛ナルベシ、貨ハ易フナリ。
數ハ術ナリ。

不足以弊身ハ、身ヲ破ルトモ猶ホ足ラザルナリ。

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捉籌也。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疵則怨之。鑑見其醜，則善鑑。鑑鏡也。鏡見人之好醜，以為善鏡也。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己，若鏡人形而不有好憎也。公孫龍粲於辭而質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水不寒，炭不熱，故曰。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也。蘇秦善說而亡於齊也。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知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

質名ハ甲ノ名ト乙ノ名トヲ易フ、即チ名ヲ亂スナリ。
王念孫曰：亡國二字當ニ連讀シ、且亡身ニ作ルベシ、而シテ注ハ身ノトニ在ルベシ。
陽ハ喜、陰ハ怒ナリ。

使人暴、使人亂ハ人ヲシテ滅亡スベカラシメ

テ己之ヲ并ハスヲ以テ
言フ。資ハ俞樾曰ク、資ノ譌
ナルベシト。桀紂云云二句ハ注文ノ
誤リテ正文トナリシモ
ノ如シ。

亂難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
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
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
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
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
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雖
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捨跡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
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
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
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
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交之策。而慎脩其
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

割錙錘ハ小利ヲモ盡ク
スナリ。
外交釋交之策ハ釋外交
之策ノ譌ナルベシ。

一身之身ハ當ニ一人之
身ニ作ルベシ。
人以其位云云ハ上文ノ
反對ニ智者位ヲ以テ事
ヲ爲シ、勇者位ヲ以テ
暴ヲ爲ス等ヲ言フ、下
之徑衢云云ハ位ニ在ル
人既ニ此クノ如クナレ
バ下ノ者亦各々其道ル
トコロ、守ルトコロチ
異ニシ、多岐紛紛タル
チ云フ。

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戮死而民弗離。國春臺先生曰。戮讀爲效。則爲名者不
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
法。所同守。民凡所道行者同道。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
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
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
不以位爲惠。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
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
身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
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
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
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自負自
恃辭助

王念孫曰、勝ハ任ナリ、二字聲相近シト。

不受_レ傍_レ人之助。一人之力。以禦_レ強敵。圖舊刊。禦作圍。不杖_レ衆多。而專_レ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_レ勇危術也。好_レ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未_レ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爲心也。衆人勝欲。心欲之而能勝止也。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三關謂食視聽也。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瘞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

四者トハ割瘞疽等ノ四事ナリ、鼻ハ衍文ナルベシ。

虞ハ充耳、即チ耳ヲ塞ケモノナリ。不_レ思德ハ恩惠ヲ施スノ意志無キナリ。祭祀ニ福ヲ求メズシテ祖先ハ福ヲ下ダシ、饗賓ニ恩ヲ施スノ意無クシテ賓ハ吾ヲ德トス、故ニ唯不_レ求者能有之ト云フ。

而飲_レ水。非不快也。饑而大殮。非不贍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興。瘞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崑崙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筮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

王念孫曰、二ノ在ノ字皆任ノ譌ナルベシト
二ノ有使人云云ノ上ニ各々而ノ字ヲ置キテ看ナルベシ

王念孫曰、滅ハ藏、没ハ設ノ譌ナルベシト
俞樾曰、先ノ字ハ衍文ナリト

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取。強取。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也。言己不能使敵國愚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使人之智不能於己。使人不以智力加於己。未有使人無力者也。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則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不叩弗鳴。管籥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圖扶作失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爲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

喜得ノ得ハ德ナリ、德怨ハ人ニ德トサレ又ハ怨マルナリ

寄ハ奇ニ同シ

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鶴鷹一舉千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行道之人。指以爲期。趨至。直己而足物。己己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爲百姓故生之也。不爲人賴。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得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喜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下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

愈越曰ク、連ハ讀ミテ
劇ト爲ス、劇亦勞ナリ

怨無所滅ハ、文字道德
篇ニ、無所ニ怨徳ニ
作ルニ從フベシ

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
 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
 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非旁人。不
 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持無所監。所監者非玄德。故爲狂生。人主好
 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
 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
 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
 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無瑰
 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
 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
 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情
 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樂也。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得已而爲。而不解構耳。豈加

李ハ勝ヲ取ラントスル
コトナリ、王念孫曰ク、
捉ハ投ノ譌ナルベシ
ト、博ハ六箸ヲ投ジ、六
棊、ヲ行ル、故ニ投ト云
ヒ行ト云フナリ。

殺臚云云ハ常ニ美味ヲ
食ヒ常ニ音樂ヲ爲セル
ヲ云フ。

故爲哉。豈故者。遭時宜而制禮。非故爲。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舞
 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強爲悲麗。善
 博者不欲牟。博者某。不傷爲謀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行由
 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也。欲勝。馳者不貪最先。馳競。不驅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
 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
 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
 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雖有
 智慧。鑽之彌牢。無術不能達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
 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
 之琴。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爲七絃也。而歌南風之詩。南風愷樂之風。以治天下。周公殺臚
 不收於前。臚。前肩之美也。鍾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

佐ハ車ノ左ニ居ル者ナ
リ、乘車ニハ御者中央
ニ主人ハ左ニ、兵力ノ
者ハ右ニ乗ル、兵車ニ
ハ將ハ中央ニ、御ハ左
ニ乗ル、此ノ佐ハ乘車
ヲ以テ言フモノニテ、
當ニ左ニ作ルベシ、即
チ主人ヲ言フナリ。

晦一守夫百晦之田一不違啓處啓開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
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
宰。尸雖能剝狗燒菹。弗爲也。弗能無虧尸不能治狗俎豆之列次。
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
無害於爲尸以爲尸也。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圖舊刊。無害於爲
佐佐君。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
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
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卜
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
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
非以智也圖舊刊。不爭也。兩人相鬪。一羸在側羸劣。助一人則
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

此謂狂人ノ此ノ下ニ當
ニ之ノ字有ルベシ。

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
以知要道。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闕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
狂。有禍則誦。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
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禮執羔鹿鹿。止成文文謂威儀。
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小皆。瓶甌有堤堤瓶甌。
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
而飲。浣而後饋饋進。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
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
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
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衽柔。菰飯犒牛。弗能甘也菰湖。琴瑟
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
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

故ハ衍文ナルベシ。

灑ハ下文概ニ作ル、概ハ感觸ナリ。

王念孫曰ク、二ノ大ノ字ハ皆卒ノ譌ナルベシト。本ノ字衍文ナルベシ、調ハ俞樾曰ク、朝ノ譌ナルベシ、朝ハ多ナリト。

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有所在也。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放。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度而無灑於志。灑。度隱也。己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嗾。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鄉於道。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閒。爵所以飲。爭滿不滿。反生鬪。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於僻。樂之失刺。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上者。非也。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施於人。則責之。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

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名之者。羽音微以著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之言。子迪先生曰。立一名。謂名於一德也。如禹之不伐。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浸相遠。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溫。以致大熱。與大寒相遠也。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葷。席之先所從生。出於藿與葷葷也。樽之上玄酒。樽酒器。所尊者玄水。舊刊玄酒作玄樽。非。先生魚。祭俎上肴。以生魚也。豆之先泰羹。木豆謂之豆。所盈大羹。不調五味。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以祭宗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言人質不可變於火。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

王引之曰ク、暑熱當ニ其處ヲ易フベシト。

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
 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失其時以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去不可迎而
 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
 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
 名不動志。不以名移志也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
 以概志。上脫不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
 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身以上從己生以前投於荒芒荒芒上古時也故遠矣自死而
 天地無窮亦滔矣。從己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滔曼長也以數雜之壽。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憂
 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龜吐故內新故壽三千歲浮
 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略也生三日死也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
 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

不能使福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
 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極中而
 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
 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
 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之明堂也神貴於形也。以人骸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作也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於內以守明神安而身全謂之太沖。沖調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四終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五

兵略訓

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略謀解喻至論用師之意也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略獲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蹠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爍鐵而爲刃貪味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騷通莫寧其所圖搔與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中絕謂若殷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末世也與黃帝戰於阪泉黃帝滅之顓頊

靈之歸二同シ。

愈繼曰ク、不ハ衍文ナリト。

使夏桀云云、桀紂厲
康ノ惡ヲ爲スヤ、直ニ
其報ヲ身ニ被ルナラバ
大惡ヲ爲スニハ至ラザ
リシナラン、然ルニ惡
ヲ爲シテ其報ガ直ニ來
ラザリシ爲メニ大惡ヲ
爲スニ至レリ、大論ノ
上ヨリ言ヘバ君ノ惡ヲ
爲ス者ハ直ニ之ヲ除ク
ベシトナリ。

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爲帝。觸不周山。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涿鹿在
上。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舜伐有苗。有苗。啓攻有
扈。禹之子啓。伐有扈於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
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
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
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
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
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
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
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過而無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也。攘奪
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爲
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

二ノ以ノ字衍文ナルベ
シ。
帥ハ率ニ同シ、循、從ノ
義ナリ、以家云云ハ一
家、一里等ヲ率キテ王
師ニ降ル者ヲ云フ。

出其囹圄ハ入獄者ヲ放
免スルナリ、浙米ハ米
ヲ水ニ漬シ、炊クベキ
用意ヲ爲スナリ。

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編獺。編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
又況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
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
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母伐
樹木。母抉墳墓。母爇五穀。爇。燒也。母焚積聚。母捕民虜。母收六畜。
乃發號。施令曰。某國之君。圖舊刊某。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
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
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
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其國。
圖舊刊國。上脫其字。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
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
而儲之。也。浙漬。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

思兵ハ王霸ノ兵ヲ待ツナリ。

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壘。傳堞而守。傳守也。堞城上女牆。圖注守字疑附字誤。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沈沈。孰知其藏。凡物有

王念孫曰ク、不可得而觀ハ本ト不得レ觀ニ其形トアリシナラント。

愈德曰ク、正文及ビ注ノ朕ノ字ハ皆勝ノ譌ナルベシト。

刑ハ皆形ニ同シ。

廟戰・神化ノ説明ハ下文ニ詳カナリ。

葉貫ハ業貫ニ作ルベシ、積累ノ義ナリ、前卷ニ標出セリ。

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悛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誦伸。不獲五度。也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逼。也。逼迫也。處大而不窳。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或曰宇中四字也。六合六合內。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溥淖

戰而不勝者ハ恐クハ戰
而能勝者ノ誤ナラン。

秤ハ水ヲ汲ミ出スナ
リ。
自爲用ハ人自ラ動クナ
リ、爲己用ハ人ヲシテ
動カシムルナリ。

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_{射格}不中。射格的之樞質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鼓之日謂陳兵擊鼓_{擊鼓}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_{車不發}朝。朝車不支。士寧_{士寧}擊鼓。圖之日也。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_{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_{刃不嘗}木之訛。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也。甲不離矢。刃不嘗木之訛。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鬪。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闔。要遮者斥候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梓招_{捷梓招}杼船。捷疾取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

解續ハ分合ナリ。
維枹縮ハ王念孫曰ク、
當ニ縮ハ枹ニ作ルベシ
ト、枹ハ鼓ヲ擊ツ棒ナ
リ。
滌血ハ流血ノ譌カ。

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也。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己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爲大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嚮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明兩軍相當。鼓鐔相望。鐘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續之數。維枹縮而鼓之。枹縮。於臂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股衆軫乘。輪多盛貌。此

刑德ハ天文訓ニ見エタリ、背郷左右モ星ニ就イテ言フ。全亡焉ノ全ハ下文ニ全兵ト謂フモノ是ナリ。

王引之曰ク、兵甲治ノ下ニ當ニ此司馬之官也ノ二句有ルベシ、此クテ五官皆具ハルベシト

淫輿ハ不用ノ輿ナリ。技能ハ當ニ伎ノ一字ニ作ルベシ、伎ハ度ルナリ。

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賚之數。奇陰陽奇秘之術。背郷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除吏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尉鎮衆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斥度候視也。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也。隧路亟。隧。道也。亟。言治軍隧道疾。行輜治。行。輜道。路。輜重。賦丈均。賦。治軍壘。尺丈均平。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軍司空。補空修繕者。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

王引之曰ク、正文及ビ注ノ雖ハ鑑、注ノ箭ハ箭ノ譌ナリト、鑑ハ爾雅ニ見ユ。王念孫曰ク、大ハ支ノ譌、支ハ度ナリト。

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屈取也。沅。湘水名。北繞潁泗。潁。泗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襄郟淮。巴。蜀。郟。淮地名。潁汝以爲洫。洫。溝也。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水。上。險。縣之以方城。縣。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縣。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深。不見景。地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修鍛短鏃。鏃。小鏃也。齊爲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簇箭。羽之矢也。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栢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齊於齊也。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

閭左之成ハ閭ノ左側ニ住ム者ヲ徵發シテ戍兵ト爲スナリ、閭左ハ貧弱者ナリト云フ説アリ、又復除(免役)者ナリト云フ説アリ、放然ハ熱然ニ同ジ、燒ク貌ナリ。

祭ハ折レタル竹ナリ。

太歳ニ向ツテ戰フ者ハ敗ルト言フ、東面而迎

也。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秦所築也。發閭左之戍。秦皆發閭左民。未及發而秦亡也。收太半之賦。費民之三。一而稅二。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逮應召也。肆刑極刑。輅輓輦橫木也。圖君山先生曰。正文首猶道。再按首當作道。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饒。饒。陳勝字涉。汝陰人也。大澤沛縣。袒右脫右臂衣也。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矜。棘棗酸棗也。矜。矜矛柄也。周錐鑿而爲刃。周內也。然矜以內鑿鑿也。剡擗祭。奮僭鏹。擗。剡銳也。鏹。斫也。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糜沸。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太歳在寅。至汜而水。汜地名也。水有大雨水也。至共頭而墜。共頭

此ハ此禁ヲ犯スナリ、此一節天時皆周ニ不利ナリシナ言フ。前無三蹈難之賞云云ハ周ノ兵皆一致シテ殷ニ當ル、故ニ賞罰ヲ以テ之ヲ勸懲スルヲ要セザリシナ言フ。

主執賢云云ハ孫子計篇ニ見ユ。

山名在河曲。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也。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乃戰。湯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者。勢倖則有數者禽無數。倖等也。圖舊刊倖。上脫勢字。今補之。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執賢。

訟見ハ公見ナリ。

王念孫曰ク、玄運當ニ
玄運ニ作ルベシ、即チ
天運ナリト。

用ノ字ハ衍文ナリ。

王念孫曰ク、鏃ハ鏃ノ
譌ナリト。

昧不給撫云云ハ目ノ中
ニ物入リテ見ルコト亂
ルルモ之ヲ拭フ暇ナ
ク、呼吸ノ後ニ吸氣ヲ
爲ス暇無シト言フコト
ニテ、極メテ急疾ナル
ニ喻フ。

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
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
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
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
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
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
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進
退詘伸。不見朕整。圖整古
根字。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
駭龍。龍魚也。飛
之疾者也。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
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
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
與條出。與閒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

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
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
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
塞耳。聞疾雷之聲。
不暇復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
鞀。鞀鼓
鞀聲。昧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
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之若波。敵
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
崩弛。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
爲人拘者。死。拘所
繫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
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鎡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
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
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墮ハ敗ルナリ、又惰ニ通ズ。

撓北ハ刃ヲ見テ身ヲ引キテ遠ザカルナリ。

卻笠ハ笠ヲ伏セタル形ナリ、手ノ甲ヲ上ニス

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勁。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蚺之足。蚺馬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圖子迪先生曰。

論恐 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蟠倪屈也。 卻笠居。卻偃覆也。笠笠。

ルヲ卻ト云フ。王念孫曰ク、發笥ハ魚笥ノ譌ナルベシト。推其捨捨二句ハぐらぐらトシテ居ルモノヲ推シ倒スナリ。下文ノ例ニヨレバ設蔚施伏ハ設施蔚伏ニ作ルベシ。

鈴ハ下文ニモ屢見ユ、矛ノ柄ナリ、韜ト熟シテ用キラル、此處ニテハ兵略ノコトナルベシ。持ハ待ツノ譌カ。

羊腸道。羊腸一屈一伸。 發笥門。發笥竹笥。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 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暍。推其捨捨。擠其揭揭。擠排也。捨捨欲臥也。揭揭欲拔也。 此謂因勢。善用閒謀。謀軍之反閒也。 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盛曰蔚。 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撓。撓揉也。左右不相干。 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 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圖鈴疑鈴之訛。 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 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

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閒。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彼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已。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如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穀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

步銷ハ步速ナドノ譌ナリ

數ハ音さく、密ノ義ナリ、愈越曰ク、博ハ博ノ譌ナルベシ、搏ハ擲ナリト。

捲手之一挫ハ拳ノ一擊ナリ。

以升勺云云ハ水能ク火ヲ消スト言フモ、大臺

遠放乎九天之上。寄放。蟠乎黃虛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填填。旗立。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罟。飛鳥不動。不絀網羅。魚鼈不動。不擐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挫。挫。擣也。萬人之更進。更代也。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之高臺。以升勺沃而

ノ火ニ小サキ物ニテ少
シツツ水ヲ注ヤテハ益
無シ、大ナル物ニテ注
ゲバ直ク消ユトナリ。
少可以謀衆ハ衆心一致
セル實兵ハ衆心不一致
ノ衆兵ニ敵スベシト言
フコトニテ、敵モ我モ
衆心一致スル場合ニハ
少ハ終ニ衆ニ敵スベカ
ラズ。

巧舉ハ人力ナリ。

一見ハ己ノ仁勇等ナ人
ニ示スナリ。

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柰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
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
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
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
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
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
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兵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
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
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
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
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
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置罟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圖。無術之軍也。爲魚鼈

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
高而無被。唯無形者。無可柰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
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
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調調。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
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
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九旋九廻之淵。至深者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
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
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
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
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
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
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

以巨斧云云ハ人力サヘ
用キレバ日時ノ善惡ニ
拘ハラズ薪破ルベシ、
人力チ加ヘズバ日時善
シトモ破レズ、戰亦然
リト言フコトナリ。

薄縞云云ハ箭ハ如何ニ
美ナリトモ、弓ト之ヲ
引ク人ノ力トサ假ラネ
バ、薄ク弱キ帛チスラ
射抜クコト能ハズトナ
リ。

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十辰也。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括淇衛箛括箭括也。淇衛箛。載箭之所出也。載以銀錫。載飾也。飾。雖有薄縞之幘。縞細也。腐荷之矰。荷蓮華也。矰猶矢也。縞猶縮也。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邱。虛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邱也。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詭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爲青龍。參井爲白虎。星張爲朱雀。斗牛爲玄武。用兵者。右參井。左角亢。背斗牛。鄉星張。此順北斗之銓衡也。所謂

因也ノ因ハ衍文ナラ

俞樾曰ク、典ハ堅ナリ

扶ハ杖又ハ仗ノ譌ナル

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因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屢屢如夏。湫湫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常正於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也。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

王念孫曰、不外其爪ノ爪ハ當ニ牙ニ作ルベク、噬ノ下ニ犬ノ字ヲ脱スルナルベシト。

民也ノ民ハ文子上義篇ニヨレバ死ニ作ルベシ。

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

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軍也。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圖俟恐一作之訛。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石之所及。所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

所以共安危ノ所ノ字舊本無シ、今意ヲ以テ之ヲ補フ。

二責ハ上文ノ二求ナリ

王念孫曰ク、敦亦投ナリト、博ハ六箸ヲ投シテ六棊ヲ行ル、故ニ此語アリ

頁兵ハ兵ノ強キナ特ムナリ

疑ハ疑フラクハ暴ノ詭ニテ、暴露ノ義カ

有功者能德トセントナリ之民以償其一責。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鍾竽。敦六博。敦者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從踐隧。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負程也。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嗛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

必中鈴。圖舊刊鈴。作鈴。非。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揆利也。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曠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盜。陶人化爲埴。陶人復變爲埴。土不能化埴。土也。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有出人。治爲亂奇。飽爲饑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

爵ハ雀ナリ。

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
 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
 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
 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
 之閒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擗巨旗擗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
 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
 輕邊利翼軍之翼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
 也明於奇圖依上文正例正字衍賁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祿祥
 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
 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場梢小柴也場埃所以營其目者此善
 為詐佯者也鐔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
 此善為充榦者也充盈榦強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

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
 善為地形者也因其饑渴凍暵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
 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
 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隘則用弩隘可以手弩以為距晝則多旌夜則多火
 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
 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
 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
 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
 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積怨不服之也所謂虛
 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
 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
 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

不在少ハ兵少キモ勝ツ
 ナリ不在小ハ地小ナ
 ルモ陷ラザルナリ

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擒之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愾悍。遂過。愾。急也。悍。勇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

無垂。舊以垂。二作。王念孫。說。二從。ヒ。テ。改。メ。タル。ナリ。
爪鬚。ハ。注。ニ。ヨ。レ。バ。顛。倒。ス。ベシ。爪。チ。切。ル。コト。ナリ。

實。ハ。實。ノ。譌。ナル。ベシ。孫。子。地。形。篇。ニ。實。ニ。作。ル。

放。旗。ハ。致。旗。ニ。テ。旗。チ。返。ヘ。ス。コト。ナリ。

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無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鬚。鬚。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也。在。於。闇。冥。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騫。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於。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齊。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

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五終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六

說山訓

山爲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因以題篇。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祖於陽。故魄問魂道以何等形體也。曰。以無有爲體。道無形。以無有爲體也。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適遭遇知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似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得猶知也。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猶稱也。揚或作象也。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魄謂魂曰。子尙無形。何故有言。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魄言將反於無有。魄反顧魂。忽然不見。不見魂也。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魄反而自存。亦以入於無形之中矣。形或作有也。人不小學。不大

曰以無有爲體ノ上ニ當ニ魂ノ字有ルベシ。

魄ハ形體ニ附ク神ナ
イ、故ニ有形ト云フ。
吾將反吾宗矣ノ上ニ當
ニ魂曰ノ二字有ルベ
シ宗ハ本即チ無有道
ナリ。
魂魄ハ天地(陰陽)ニ氣
ノ成ストコロナレバ、
無有ヨリ出アシモノナ
レドモ、魂ハ氣ノ神、魄
ハ形ノ神ナリ、故ニ二
者ノ間ニ無有ト相去ル
多少ノ差アリ。
存ハ在ニ同ジ、即チ察
ナリ。

嚮又向二作ル、室ノ北
出ノ羅ナリ。
越人遠キヲ射ルヲ學ブ
ヤ、矢ヲ天ニ向ツテ發
ス、此レ遠射ノ法ナリ、
近キヲ射ルニモ亦此法
ヲ用キテ、變ズルヲ知
ラズトナリ、注非ナリ。

人言也。不知所以長言教令。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制。自為新迹。如
鸞鳴知效。人言不能。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
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而未獲也。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獻元王。元王剝以下。故曰。
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也。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闕之。故鈞可
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此四術者。皆謹敬加。順其道。故可以相教。越人學遠
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
不易儀。儀射法。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
也。言其守故。不知變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光也。差則虧。至晦則盡。西中繩。則月食。故奪月故曰。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星陰也。不能奪日之光也。故末
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
兩蛟。蛟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為刀。劍之口是也。一說。魚二千斤為蛟。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
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

下之。是以能上之。上大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膠亦敗。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也。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歸水復其性。炭得水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
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壞反本。還為土。故曰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
以其反宗。泮釋。反水也。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也。去之千里。不見唾
堞。遠之故也。唾堞猶席翳也。唾讀似望。作江淮閒人言能得耳。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
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小不可為內。復小於秋毫之末。謂無有也。無有無形者。至大不可為外也。蘭生
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性香。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性浮。君
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性仁。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和也。揚也。揚和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渙讀人謂。無內無外。不匿瑕穢。外表裏通也。匿藏也。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
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
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有情欲。能順善以安其身也。侯王寶之。為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性。若凡民之重珠玉。故以為天下

子罕ノ事ハ精神訓ノ注ニ詳ナリ。孔子見結蟬者ハ莊子達生篇列子黃帝篇ニ見ユ。白公勝ノ事ハ道應訓ニモ見エタリ。子見子夏ハ曾子見子夏ノ誤ナリ。其事ハ道應精神訓ニ見エ。又韓非子喻老篇ニ見ユ。見之ハ之見ノ誤ナルベシ。兒說白馬非馬ノ論ヲ持スルコトハ韓非子外儲說上ニ見ユ。解閉結モ亦辯論上ノ事ナルベシ。

死市ハ市ニテ刑セラルルナリ。

病消ノ消ハ病ニ通ズ。セウガチ病ナリ。倚墻ハ傾キタル墻ナリ。

下正無所。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弑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曰阿私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不欲玉之寶也。而得其所欲。所欲不貪爲寶。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倒杖策傷其頤血流及屨而不覺言精有所在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也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賊贖衛之罪也。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無情欲故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則毛無所傳也。兒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結不可解者而能解之解之以不解。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爲見始知終也。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也。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爲妨夫後復嫁處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消不肯復嫁之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壞也圖舊刊注壞下脫舍字。倚墻之

告失火ハ譬喻ノ言ナリ。前漢霍氏ノ敗レシ時ニ此言ヲ以テ上書シタル者有リ。

傍不可以立。爲路心之無外思一說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厲鬼畏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計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治正性神內守故無病也。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治也。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也。善閉者不用關鍵。善閉其心不關鍵也。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也。淳于髡齊人也告其隣突將失火使曲突火者焦頭爛額爲上客刺不備豫喻凡人不知豫閉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禍。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介掇之見青葱則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子行善亦如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陰陽相干二氣也。人二氣則成病。邪氣干正氣故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自爲冬夏自爲夏也。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相兼也。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故曰不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充。充大也。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清明也。

撲挺ハ歴、擊子練ルナ

贏ハ螺、蒙ハ蛤ナリ。

椀ハ大杖ナリ。

於利之中云云ハ墨子大取篇ニ見ユ。

遠聞而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日稻生於水國士寧先生曰曰字疑田而字之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水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根無所植也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行猶使也不能使隨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撲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蠶應於下同氣相動動感不可以為遠月盛則羸蠶肉減故曰羸蠶應於下月陰精也羸蠶亦陰也故曰同氣也類能相感故曰不可為遠執彈而招鳥揮椀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召猶致也剝牛皮鞞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言物貴於生也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

亡者ハ亡命者ナリ。

玄同ハ善惡美醜是非ガ道ニ於テ一トナルヲ言フ。
抗ハ高節ナリ、申徒狄ハ高節ト稱セラレドモ溺ルル者皆高節ト爲スベカラズ。
弦高ノ事ハ人間訓ニ詳ナリ。

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為見識也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亡者不敢夜揭炬為人見之保者不敢畜噬狗保城郭居也保饒人也不敢畜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鶴夜半而鳴也以其無知不能免以無權譎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為之不采言人畏也為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里閭非也為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闔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與無與也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玄天也天無所求故與之同也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申徒狄殷末人故自沈於淵抗高也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為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

脂ハ戸櫃ヲ脂膏ニテ塗
リテ滑ラカナラシムル
ナリ。

十歩ノ内ニ闢フ者ハ甲
ヲ要メズ、百歩ノ外ニ

相射ル、故ニ甲ヲ著ケ
テ防グ、而シテ矢ノ入
ルノ深淺ニヨリテ死生
ノ別ヲナス。

一、二、三、九ハ實數
ニアラズ、單ニ多少ヲ
示スノミ。
大夫種越王句踐ヲ輔ケ
テ吳ヲ破リシガ、讒ニ
遇ヒテ殺サレタリ、長
弘ハ周靈王ノ臣、王室
ノ亂ニ晉ノ叔向ニ晉ノ
兵ヲ起シテ周ヲ攻メ劉
氏ヲ廢シ單氏ヲ立ツベ
シト言ヘリ、後魯哀公
三年周人之ヲ殺ス、事
ハ左傳ニ見ユ。

行。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而却之。故

百舌鳥名也。能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曰百舌也。以喻人雖事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

脂之喻無聲也。一說不脂之戶。難開閉亦喻人少言語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耳目人以

爲妖災也。喻人多言而少誠。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也。浮瓠也。

實比之於不詳也。圖詳祥通。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六人故謂二

走便也。六。一說。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

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同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

謂同故不可以相治。異謂濟君之可。替君之否。引之當道。是謂異也。故可以成事也。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

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也。上有叢著。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

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

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此六術者皆

無所適名。故曰有一槩而未得主名。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

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楚

王亡其援。而林木爲之殘。楚王莊王旅也。猿捷躁。依

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憂見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

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

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諭也。傳曰。上之所

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自爲越。莫弘知周之所以存。周之所

以存之。而不知身之所以亡。自爲周。知遠而不知近。遠謂強越存周

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

利也。虛空。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

猶養而長之。任保。范氏之敗。有竊其鍾。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會之

昭子也。敗者趙簡子伐之。故人。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

之可也。自掩其耳。恃矣。恃惑也。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

其歲於歲ノ誤ナルベシ

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裏。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幕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幕土籠也。始一置以上於城。故曰事之成敗。必由小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猶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也。審知。水濁而魚噉。魚短氣。鳴噉。形勞則神亂。形亂神不治也。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衝兵車。所以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於遠敵之衝車於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兵不敢至此之謂也。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媒人以禮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以親也。行合趨同。千里相從。雖遠必至。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詩所謂室邇人遠。故曰對門不通也。海水雖大。不受滄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氣相應也。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也。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倅之手。而愛己之指。倅讀詩。備其栗之備也。倅堯之巧工也。雖倅巧。人不能以倅巧。故愛其

釣ハ釣針ナリ。

給ハ猶ホ及プト言フガ如シ。

非ハ誹ナリ。

堞ハ土ナリ。

汗ハ汗名。恥辱ナリ。

魯縞ハ薄キ絹ナリ。出ハ千里以上ナリ。

賃ハ人ニ雇ハレテ役ヲ爲スナリ。羊裘ハ賤者ノ著ルモノナリ。

手也。謂倅手無益於己。故自愛其指也。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釣。江漢雖有美珠。不爲己用。故不愛也。釣釣也。可以得魚。故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束薪爲鬼。竭而走。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殺牲以禳之。惑也。先事如此。不如其後。此先事之人也。如此不。如徐徐出其後者也。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也。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君也。爲弟子逢蒙所殺。不及攝己而射也。搏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要離爲閻閻刺之。故死劍不及設其捷。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疾之力。止事以事。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止言當以嘿。止事當以事。今以言止言。以事止事。猶揚堞。止塵。塵愈起。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涅。放出雪除也。素。白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猶矢於三百步。不能穿魯縞。言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爲暴。大國并小國。則爲賢。衰世不能尙德。苟任勞力。而以辟土拓境。并兼人國。爲賢也。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也。被羊裘而賃。固

拊ハ除ナリ、拊瀾ハ扇ヲ掃除スルナリ。

有譽人之力儉者云云ハ世人ガ甲ト云フ人ハ誠ニ力儉デアルト譽メテソコテ其次第ヲ開クト乙ト云フ人ニ曰ツカセテ夜中春イテモ定メタル分量(員呈)ニ足ラヌト八釜シク責メルト云フコトデアアルソコテ能ク能ク開イテ見ルト乙ト云フノハ甲ノ母デアルト云フコトテ、詰リ力儉ト譽メテ積リテ實ハ甲ノ不孝ヲ明ニシタルコトナリ。注ノ難家ハ難家ノ訛ナルベシ。

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也。以潔白爲汚辱。譬猶沐浴而杼溷。薰燧而負篋。燒薰自香。楚人謂之薰燧也。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齩。桀跖之徒。君子不與。舉事所施如是者。則桀跖之徒也。君子不與也。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鎊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餓食不足。餓困乏也。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隧。楚人謂蹟爲蹟。愈勝也。隧陷也。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適之。察之乃其母也。適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爲力狹。以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也。損毀也。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社讀雖。家謂公爲阿社之社也。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

舍之ハ途中ニテ止メルナリ。

注ノ鑑廉以下七字ハ音ヲ釋セルナリ。屬ハ室ノ南壁ニ穿ツテ以テ光入りテ北壁ヲ照スナリ。

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曹之見。人雖閑暇無務亦不能學也。見竅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竅穴也。讀曰科也。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保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鎊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羴截玉。羴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俞昨也。賢俞猶勝也。言今歲勝於昔歲。今日勝於昨日。喻聖人自修進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礪諸而成器。礪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礪廉或直言藍也。有千金之璧而無錘。錘之礪諸。六銖曰錘。八銖曰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謂四極之內。天地之間。故天下莫不借明於日月之前。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蟠冢。已說在地形訓。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

迷惑ハ方位ニ迷フ者ナリ告之云云ハ其居ルトコロニテ東南西北ヲ教フルバ其時ハ明瞭ニ分ルモ一寸方面ヲ轉ジテ反對ノ方ニ向フト直クモ何方ガ東方西方分ラナクナルトナリ

歸者一也。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言迷之也。背而不得不知凡要。背而不得更復惑。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初未有天地生天地無能需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此其至未能有所。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止喻矢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已情。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芻狗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待土龍之神而得。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游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荷水華美渠其莖曰茄其本曰密其根曰藕其華曰芙蓉其秀曰蒹葭其實曰蓮蓮之茂者花之中心曰蕊幽州總謂之光荷讀如燕人強秦言胡同也。

釣ハ釣針ナリ越ハ舟ニ宜シク胡ハ車ニ宜シキナリ

蟻ハ援ニ同シ

柱ハ樹ノ譌ナルベシ

尚ハ當ニ和ニ作ルベシ

分ハ財產ヲ分クルナリ

必亡ハ牛ノ必ズ死スルナリ云フ馬必ズシモ死セズ故ニ牛ヲ殺スナ

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方並蹠至桴筏。一曰欲無窮不可得也。無求之處也。楚王有白蟻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蟻擁柱號矣。由基楚王之臣養姓調張矯直擁抱。有先中中者也有先未中必中。尚氏之璧夏后之璜指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不時謂夜。尚字和字。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生氣者人形之君規畫人形無有生氣故曰君形亡。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唯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端然後中恭然後得。故曰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牛者所以植殺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曰康子肥魯定公而專其政傳曰祿

政テセザルナリ、注ノ
說非ナリ。

信有非禮而失禮ハ當ニ
王念孫ニ從ヒテ信有
非、而禮有失ニ作ル
出母ハ子有リテ離去サ
レシ婦人ナリ、離去サ
レテ後ニ死セバ其生メ
ル子ハ喪ニ服スベシ、
然ルニ孔氏ニテハ子思
ノ時ヨリ喪ニ服セズ、
事ハ禮記檀弓ニ見ユ、
但其事ハ誤聞ニ出ヅ。

之去。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勿遂大與同小。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託寄也。若麗姬欲殺太子申生。先稱衆議成林。無翼而飛。衆人皆議。平地生林。無翼之禽。一里撓椎。撓弱。一里之人。皆言有爲有虎。故曰。三人成市虎。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數。疾患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也。草食。故食草水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尾生魯人。與婦人私期橋梁溺而死。故曰。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仲尼曾孫。孔伋之子。後出子白之信之非也。母卒於外。記曰。子上之母死。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先君其喪出母乎。曰。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吾先君無所失。道隆從而隆。道污從而污。伋則安能及乎。是不爲伋妻。是不爲白也。母孔

豫慮ノ豫ハ舊刊無シ、
今補フトコロナリ。
撥ハ毛色純ニシテ體具
備シ、犧牲ト爲スニ可
ナルヲ云フ、祝ハ神ニ
接スルコトヲ主ドル者
ナリ、注非ナリ。

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故曰。孔氏之失也。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杯。必有熊蟠。豹胎。以極庶侈。故箕子爲之驚號唏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後世必用殉。故孔子爲之長嘆也。故聖人見霜而知冰。見微霜。知大寒。至必堅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以待時。時至而應。若武王伐紂矣。虺屯犁牙。既糲以糲。決鼻而羈。決鼻羈頭而牽。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犧者牲也。尸祭神之主。祝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牛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當謂明天地利。知人之言。可以戰。屈人之兵也。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宜適也。撰良

成布ハ織リ成セル布ナ

比干云ノ注ノ見諫者ハ見誅者ノ諫ナル

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
 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若其人言有高山我仰而止之鄉若其人大行
 見彈而求鶚炙彈可以彈鶚鳥而我因求其炙也見卵而求晨夜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見
 求晨夜見廢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寶麻之有實者可以為布因求
 言其早也賡讀傳曰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利猶取也死而棄其招
 有蜚不為災之蜚招黃死者浴牀上之神桶怨亦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
 菁不怨人取之招黃死者浴牀上之神桶怨亦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
 可所不利若子罕不利玉人之寶利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
 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
 者則異異以不溺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
 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
 國亡者非必仁義徐國今下邳徐偃是假諡居衰亂之世修行仁義為比干以
 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比干以忠諫紂而誅之世見諫者故寒顛懼

冠ハ價賤キモ首ニアリ車ハ價高キモ足ニ踏マル牛皮ハ以テ鼓ニ作ルナ

蟬ハ蝸(ひぐらし)ナリ古人ハ之ヲ食ヘリ夜松明ヲ照ラシテ捕ヘタリ

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顛異者寒與懼顛讀明月之珠出於蠟
 蜃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蠟中簡圭大大蔡神龜出於
 溝壑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
 車六銖曰錙八兩曰錘言買直少物有牛皮為賤正二軍之衆鼓聲氣故可
 也衆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徵南方火羽北方水五音正樂夫理情性動
 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之和聲有此
 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懼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
 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
 而利之也耀明芳香也明火香餌則蟬魚至以言治國明其欲致魚者先通水
 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
 矰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者繳好魚者先具罟與罟罟細網傳曰數罟不入
 梁澱澱射注飛鳥詩云弋鳧與雁也未有不無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君無道遺人馬而解其
 潑潑是也

解編ハ釋チ解キ去リテ
馬ノミチ贈ルナリ、稅
輶ハ轡チ外ヅシテ車チ
贈ルナリ。

德、賜ハ其利チ圖ルコ
トナリ。
正文及ビ注ノ其所ハ當
ニ其所レ利ニ作ルベシ、
道藏本ハ注ノ其所チ其
利ニ作レリ。

羈遺人車而稅其轡。轡所以納衡也。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烹羹不與鹽。不成羹。故曰敗所爲也。禮記曰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知烹爲羹也。桀有得事。謂知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堯有遺道。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是一說。不傳丹。朱而禪舜。天下有不慈之名。故曰有遺道也。嫫母有所美。嫫母古之醜女。而行貞正。故曰有所美也。嫫讀模範之模。西施有所醜。西施古之好女也。雖容儀光艷。未必貞正。故曰有所醜也。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有可隨。猶嫫母有所美。有可非。猶西施有所醜。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舍。弊筭甌瓿。在神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甌瓿帶搏取。甌讀龜龜之甌也。美之所在。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喻賢者在下位卑汚之處。世不能貴者。喻小人在上位高顯之處。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貸而予。秋賦而收。故民欣也。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鰻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喻爲政官方定物。能文者居文官。能武者居武官。故曰縱之其所而已也。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雜猶駁也。故人莫惡於無常行。無常行。猶論語人而無恒。不可作巫醫。故曰惡矣。有相馬而失馬。

藉ハ菅茅ナリ、以テ惡
鬼ヲ禳ヒ妖ヲ除ク。
矢ハ共ナリ。

者。失猶不知。然良馬猶在相之中。良馬有天壽骨法。非能相不知。故曰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郢楚都。在今江陵北。鄧是也。棟椽木材。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巨大也。長不足。言其短。蓬伯玉以德化。蓬伯玉衛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曰。蓬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故曰以德化也。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公孫鞅衛公子。子叔座之子。針石巫之用。藉藉所救鈞也。醫師在男曰覲。在女曰巫。石針所砥。刺人癰瘡。出其惡血。糯米所以享神。藉菅茅。皆所以療病求福。救鈞也。狸頭愈鼠。雞頭已瘦。鼠醫人創。狸愈之。瘦頭腫疾。雞頭水中焚。幽州謂之鴈頭。亦愈之也。膏之殺鼈。鵠矢中蝟。中亦殺也。爛灰生蠅。漆見蠹。而不乾。乾燥。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

以寇云云未詳蓋シ
寇ノ字ニ誤有リ或ハ
過ノ字ニ作ルベキカ
視方寸云云ハ牛ト羊ト
ノ一部分ヲ比較スルナ
リ
小馬大目云云墨子小取
篇ニ見ユ

媒但ハ媒人ガ男女兩家
ニ所謂媒人口ヲキクコ
トナリ

喻學取道衆 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剋 截物固有以寇適成。
多。然後優。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
之遠。遠猶多也。孕婦見兔。而子缺唇。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
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即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
決指而身死。決傷也。或斷臂而顧活。顧 反。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
以柔砥。柔 濡。擊鍾磬者。必以濡木。穀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
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羴截玉。言柔勝剛也。媒但者。非學
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立而生不讓。
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倅廉也。倅 倅 倅 倅積不可
不慎者也。國子迪先生曰。積猶漸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
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以見者。乃不見者也。使
鼓鳴者。乃不鳴者也。不鳴者。乃無聲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

俞樾曰ク、制ハ刷ノ譌
ナルベシト。
荏席ハ荏席、即チ臥席
ナリ、後ハ脚ノ方ナリ。
鼎錯ハ小鼎、日用ノモ
ノナリ、周鼎ハ儀式ニ
用キルモノナリ。

祭ハ禮ヲ以テ飲食スル
時ニ少許ヲ豆間ニ置キ
又ハ地ニ注グコトナ
リ。

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溼。故炭重。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
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論知三人比肩
不能外出戶。戶不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足屨地而爲迹。
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屨履也。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莊王誅里史。孫
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死。叔敖自文公棄荏席。後黜黑咎。犯辭
歸。晉文棄其臥席之下。黜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曰。臣從君故桑葉落而長年
悲也。桑葉時既黃落。長年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小鼎。雖日見用。不周鼎
不爨而不可賤。周家大鼎。不日炊。火以休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
者。不用謂鼎不爨。味而能和味。故曰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
有所感。尤過。輕重則衡低昂。故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衡行物。物所不
物之輕重。故曰以不用爲大用也。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
則可。禮食祭。必示有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爲不敬。故物之先後。各有

以寇云云未詳蓋シ
寇ノ字ニ誤有リ、或ハ
過ノ字ニ作ルベキカ。
視方寸云云ハ牛ト羊ト
ノ一部分ヲ比較スルナ
リ。小馬大目云云墨子小取
篇ニ見ユ。

媒但ハ媒人ガ男女兩家
ニ所謂媒人口ヲキクコ
トナリ。

喻學取道衆。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尅。物固有以寇適成
多。然後優。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
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
之遠。遠猶多也。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
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即謂之眇馬。物固有以然而似。不然而者。故
決指而身死。或斷臂而顧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
以柔砥。擊鍾磬者。必以濡木。穀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
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羴截玉。媒但者。非學
謾也。但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立而生不讓。
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倅廉也。積不可
不慎者也。子迪先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
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以見者。乃不見者也。使
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

俞樾曰ク、制ハ刷ノ譌
ナルベシト。
荏席ハ荏席。即チ臥席
ナリ。後ハ脚ノ方ナリ。
鼎錯ハ小鼎、日用ノモ
ノナリ。周鼎ハ儀式ニ
用ケルモノナリ。

祭ハ禮ヲ以テ飲食スル
時ニ少許ヲ豆間ニ置キ
又ハ地ニ注グコトナ
リ。

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
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
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足履地。而爲迹。
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
叔敖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徵黑咎犯辭。
歸。晉文棄其臥席之下。徵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曰。臣從君
周旋。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之。況君乎。請從此亡。故曰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
悲也。桑葉時既黃落。長年
不爨。而不可賤。鼎錯日用。而不足貴。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
者。不用謂鼎不爨。味而能和。味故曰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
者。爲用謂調五味。地不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
有所感。尤過輕重。則衡低印。故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衡行物。物所不
用。爲大用也。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
則可。禮食祭。必示有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

上家ハ墓ニ行クナリ。注ノ皆所不宣ハ陽侯之波ノ下ニ在ルベシ。二ノ或曰ノ日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何レモ司法官ニ就イテ言フナリ。

朱儒ハ短キ人ナリ、脩人ハ長キ人ナリ、徑天高ノ徑ハ衍文ナルベシ

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家。皆所不宜。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陵國侯溺死。其神能為大波。為人作害。因號言陽侯之波。舟人所不欲言也。或曰。知且赦也。而多殺人。不仁。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乃仁人也。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殆危也。文王汚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熊疵。汚膺。陷胷也。鮑申楚相。偃背。成治言賢也。裨謀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裨謀。鄭大夫。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有難。論語曰。裨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飾之。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脩人曰。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脩人。長人也。寇難至。蹇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蹇者走。失其所能也。圖下所能之能字。舊刊無。郢人有鬻其母。為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郢。楚都。鬻。賣也。食養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介

蟲之動以固。介甲龍鼈之屬。動行也。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腰蜂。蠶蟬之屬。無化壯之合。曰貞。而有毒。故能螫。讀解

釋也。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撿也。熊羆多力。故能撿攫。有所搏也。兕牛之動以觝觸。兕。獸名。有角。牛。犁牛。

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短也。措。置也。治國者若鐸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劍之屬也。撒不正。而可以正弓。撒。弓之掩。牀。讀曰藥。物固有不利。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撒。正者弓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為上。齊。讀壘之壘。捷。疾也。勝之同。遲為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幾靡勿釋。牛車絕轆。幾。切。楚人謂門切之轆。車行其上。則斷之。孟子曰。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轆。讀近蘭。急舌言之。乃得也。為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遊ハ速ナリ。轆ハ門戸ノ限ナリ、割靡ハ斷エズ車ニテ之ヲ摩スルナリ。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終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七

說林訓

木叢生曰林。說萬物盛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也。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契刻也。桅船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刻于船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桅讀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止。求劍於其類。所刻桅下。故曰不知物類。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隨一隅之迹。刻桅之類。惑無有大於此也。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為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蚌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布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諸蚌。瘡則愈。故蚌者貴之。半璧曰璜。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蹙者淺矣。然待所不蹙而後行。蹙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

一世之度云云ハ、一時代ニ適スル法ヲ以テ、何レノ時ニモ應用セントスルヲ言フ。

俞樾曰ク、曹氏ノ氏ハ、衍文ナルベク、曹ハ讀ミテ繡ト爲スベシ、繡ハ小兒ノおしめノ類ナリト。以蹙ノ以ハ當ニ所ニ作ルベシ、淺ハ人ノ行クトコロハ僅ニ一尺位ノ廣サナルヲ言フ、然レドモ一尺ノ廣サノ處チ

解門云云ハ愚ナリ、人ノ事ヲ爲スノ愚、或ハ之ニ似ルコトアリ。水火木ト相敵タルモノナリ、然ルニ鼎ニ水ヲ盛リ火ニ掛ケテ五味和ス。

失火而遇雨ハ失火ノ時ニ適ミ雨降リテ、火滅スルナリ。

見物之形ハ萬物之形ノ訛ナルベシ。

河水之深云云ハ土ガ山ナ成シタル爲メニ河ガ出來ルチ言フ、註非ナリ。王念孫曰ク、致ハ歧誤ナルベシ、歧亦載ナリト。

蓋ハ車蓋ナリ、椽ハ其骨ナリ。

一璞ハ一塊ノ土ナリ。

不益世。故以御馬。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白。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治人爲急務矣。也相似似於愚。子迪先生曰。相似似爲薪爲白也。或曰。按時相似者。急所用之意。註恐非。和。慧。小鼎。一曰。鼎無耳爲鑿。鑿讀曰。楚平王晉。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骨肉所養。喻讒賊殺亦削也。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冠。愚也。殺頭或作頤。舊刊注讒賊骨肉倒。昌羊去蚤虱而來。蛉窮。昌羊。昌蒲。蛉窮。虫。除小害而致大賊。放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不若其無。爲牆屋之覆。爲收屋。牆之瑗成器。礪諸之功。礪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礪一讀曰。廉氏之廉。鏢邪斷割。砥礪之力。互文也。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烹猶殺。藏猶殘。不復用也。蚩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

以爲正。匿猶。川竭而谷虛。虛無。邱夷而淵塞。夷平。塞。寒。河水之深。其壞在山。言非一朝一夕。釣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絺。冠則戴致之。絺則屨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物不明於死生者。不可劫以危。危無能懼之也。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涉不能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疏遠喻。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鄉仰。宮池溇則溢。溇多。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竭盡。蓋非椽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椽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甃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駮也。注。駮。論訓。幾易助也。濕易雨也。朝讀。駮。擠之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任者。輦。詩云。我任

淮南鴻烈解 卷第十七 說林訓

藹苗ハ蘆ナドノ穂ナ
リ。
藹ハふん、ひニ音アリ
注ハひノ音ヲ取レリ、
麻ノ實有ルモノナリ。

遠ノ字ハ衍文ナルベ
シ。

置之而全ハ、其儘ニ爲
シ置ケバソレテ済ムナ
リ、去ハ工ヲ加ヘテ治
ムルナリ。

莊子應帝王篇ニ虎豹之
文來レ田、猿狙之便、執
轡之狗、來藉トアリ、
藉ハ繩又ハ繫ナリ措亦
同シ。

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調 適 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

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藹苗類絮。而不可爲絮。藹苗。藹秀。楚人謂之藹苗。

讀敵戰之敵。幽。鬻不類布。而可以爲布。鬻。麻之有實者。鬻讀左。傳有鬻不爲害之蜚也。 出林者

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直也。 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

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

雷雨出於海。復隨溝瀆。還入。故曰內其所出。 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也。 羊肉不慕螳。螳

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

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

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曰陂。 而一頃之陂。不可以灌四頃。陂。舊刊一頃之陂下

脫不。大小之衰然也。衰。差也。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

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 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故能中。事各有宜。 治鼠穴。而壞里

閭。潰小炮。而發瘞疽。炮。面氣也。瘞。疽癰也。 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

去之而虧。置。其類也。 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墀防便也。墀。防

隄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

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子也。 湯放其主。而有榮名。湯。契後十三世王。癸之子。履放其主。謂伐桀爲民除害。故

有榮名也。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崔杼。齊大夫。崔野之子。弑君。齊莊公也。 所爲之則同。其

所以爲之則異。湯殺君以利。民與杼以利。身異。故曰異也。 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

十爲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厲。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

故使小人之疇。自矜大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

虎豹。以有文章。來使人射取之。緩狄之捷。來乍。緩。狄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圖詮言訓。乍。措注。措。刺也。 行

一基。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

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

爲測惑矣。篙。擿船以篙度江。篙沒。因以江水爲盡。故曰惑也。圖舊刊。注度作渡。 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

月以類而取之。類猶事也。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為不出戶而堞。堞。堞之非其道。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得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為以富寵也。穀立三十幅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幅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語曰。蘇秦步行也。曰何故人問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為欲人不知莫如不為。蘇秦為多事之人。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則議多事固苛。故見議見苛也。欲觀九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也。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為衆所見。故獲提提安言譬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為人射。圖按提音時提提羣飛貌。詩小雅歸飛提提註非。故大白若

蓬ハ斐ニ同シ、扇ナリ。

鉤ハ帶金ナリ。

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也。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橫。放。海不受流齒。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齒。有不義之祥。流入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嶽也。王者所封禪處。不令殞亂小人得上其上也。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肩脾而脇。肋不得升。聊駁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箠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座人視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一法也。類雖異。所用者同。圖子迪先生曰。環回繞也。獻公之賢。欺於嬖姬。殺申生也。叔孫之知。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使朝。詹牛。故曰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便利。輻之入穀。各值其鑿。不得相過。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

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

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雍容恐失若蹙薄水。

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不洽於民。民不附。

善用人者。若蚘之足衆。而不相害。蚘馬蚘。幽州謂之秦渠。讀溪徑之蹊也。若脣之與

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也。清醜之美。始於耒耜。

醜。齷齪也。耒耜。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

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善猶宜也。醜醜在頰。則好在頰。則

醜醜者。在頰以盤。故醜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詩云。衰衣繡裳。故曰宜。譏人譏非之也。

馬齒非牛蹠。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

而堅。蘭生而芳。少有其質。長而愈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

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頰。

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爲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

耒耜ハ耕作、杼軸ハ機織ナリ。
齷齪ハふくぼナリ。

謝ハ斷ハルナリ、故ニ讓ト相去ルコト遠シ、俞樾曰ク故先ハ得失ノ譏ナルベシト。
諾已ハ諾否ノ譏ナルベシト。
準音セツ、頰骨又鼻柱ナリ、粉ハ粉ヲ塗ルナリ。

者弗能爲工。善或作巧。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也。

母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憐。有何爲驚。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汗人。故曰何驚也。

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不可言不能也。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蠱爲螽。子子爲蠶。水蠱化爲螽。子子化爲蠶。

青蜓也。子才結生水。兔齧爲蠶。免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爲蠶。蠶上化。蚊蟲子讀廉。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怪。惑也。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蠶

燭。膏燭澤也。燭光物澤。喻光。明有明昧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

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

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喝而飲之寒。救經而引

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爲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

戶隣。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隣。讀似隣。急氣言。乃得之也。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

經ハ自經、即チ自ラ縊ルナリ。
謹亡馬ハ馬ノ逃ケルヲ防グナリ。

蠶燭ハ蠶油ノ燭、膏燭ハ膏ニテ作リシ燭ナリ、倘ハ音義粗ニ同ジ。

鼠無時死必噉其指失其勢孟賁勇士為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潤礎柱

下石下石伏荅掘兔絲死所生者一家失燹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

姓暴骸論語曰惡利口之覆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蒸而液

下脫蒸字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湯沐之

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一目之羅

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

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

也然如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蜉蝣同而盡其樂

修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桀幸諫者湯使人哭

之哭猶狂馬不觸木獼狗不自投於河雖蠶蟲而不自陷又況

人乎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

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為杖心所欲毀鍾為鐸鐸大鈴金口木舌為木鐸

獼狗ハ狂狗ナリ

以利溺人ハ利ノ爲メニ
ハ人ヲ溺ラスナリ

金舌為金鐸杖舟尾讀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仲相子糾不能死為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

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

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

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沈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沈詩云汎汎楊舟載沈載

浮是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欲

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訾毀也以水和水不可食

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專用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

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

吟於巷適子懷於荊精相往來也按適適順之適適子言順適親心者猶

肉懸則鳥鵲集鷹隼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

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

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也言得達至也交止也解連環言此不可解則說德解法也臨河

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願明月之珠蠶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
 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人也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
 使人欲訶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
 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
 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異音
 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
 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懷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于
 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邱無壑泉源不溥言汗少源
 水名寅寅之邱無大壑故泉流不得傳也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
 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
 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金之重於木之一枝言不能任負子而登牆
 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

留其謀之遲疑シテ決セザルナリ

麻削ハ喪服ナリ

舊刊ハ害而顛倒セリ

悲訶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人之心也不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
 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紉者必
 有麻削言有成必有衰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翺翔水上
 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爲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主術篇曰兵莫惜於心莫邪爲下言匹夫志意出死必戰故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視之也蝮蛇螫人傅以和莖則愈和莖野葛毒藥物故有重
 害而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暑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治圖舊刊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水雖平必
 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非規矩不能定
 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準繩直之人能平直耳故曰亦有規矩準繩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
 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於目不能思之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

勁良能ハ初メヨリ求ムベキモノニアラズ、調馴信ヲ得テ然ル後ニ始メテ求ムベシ。

魯縞ハ薄キ絹ナリ。

工匠ハ巧匠ナリ。

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遊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續。傅斷。遂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頸強馴。擾也。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也。大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察別。言用。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明矣。巧治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斷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跬猶咫。尺也。累積不輟。可成邱阜。輟止也。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枉。聖人之偶物。

器ハ雨多キナリ。
心ニ思フトコロアレバ
功ヲ用キルコト正ナラ
ザルナリ。
操ハ音樂ヲ以テ言フ。
軫和切適ハ調子ヲ易ヘ
テ俗耳ニ入り易クスル
ナリ。

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周也。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達。憫其別也。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憫其化也。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鐘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園子迪先生曰。防隄也。干防當堤之道上也。障行人。故射之。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被簞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俱一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澤則具權對。旱則脩土龍。器土龍。致雨物。臨菑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菑齊都。悖戾惡也。室有美容。繪為之纂繹。不密緻。志有感故纂。讀曰凌繹纂之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不入。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訶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也。軫和切適。舉坐而善。過府而負手。

頁手ハ徘徊顧望スレナリ

王念孫曰ク、言ハ亡也ノ二字ナルベシト。

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生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
 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梓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伢。批擊也。伢推擊
 其要矣。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也。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
 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出也。賊害也。尾生之
 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效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雖然以存國故不如隨牛之誕也。而又況一不
 信者乎。一猶常。況常不為信不為誕乎。一或作一。一猶待也。憂父之疾者子。論語曰父母唯其疾
 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七終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八

人閒訓

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
 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
 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
 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
 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是
 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
 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
 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
 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

蛭ハ當ニ埴ニ作ルベシ、蟻封ナリ。

莫蹟於山而蹟於蛭。蹟蹟也。蛭蟻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是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倦劇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

鄭ノ戰ハ宣公十二年左傳ニ詳ナリ。王念孫曰ク、疽ハ且ノ誤ナルベシト、此條ノ事ハ呂氏春秋異寶篇、列子說符篇ニモ見ユ。

事ハ成公十八年左傳ニ見ユ、匠驪氏ハ左傳匠驪氏ニ作ル、厲公ノ外嬖大夫ナリ。

晉於河雍之閒。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鄭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閒。有寢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寢邱。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丘名醜。荆人鬼好也。越人禮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圖爵祿上下。疑有脫語。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縊也。縊屈也。威服四方。而無所誦。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皆大夫。樂書中行。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

叔敖之請有寢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也。莊王滅陳已乃復之也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也。伯迫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也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

伯頤ハ劔ヲ以テ己ノ喉ヲ貫キテ死セントスルナリ。

門者ノ後雖チ蒙ラザル様ニト陽虎ガ之ヲ傷ツ

腋也。祛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圖子迪先生曰。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戰酣。晉人晉厲公。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也。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殺親傷。不殺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殺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

ケタルナリ。門者ハ其意ヲ察セズシテ怨ム。後ニハ則チ傷ツケルハ陽虎ノ逃ケントスル時ニ能ク防ギシモノトシテ賞ヲ受ケタリ。

事ハ成公十六年左傳ニ見ユ。

王念孫曰。亡ハ忘ニ同ジ。率ハ當ニ恤ノ誤ナルベシト。

戮ハ僂ナリ。

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仗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孟孫魯大夫也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

此謂ハ此所謂ノ誤ナルベシ。

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趁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君也。商君爲秦伐魏。欺魏公子。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

晉獻公云云ノ事ハ僖公二年及五年左傳ニ見ユ。

輪皆當輔ニ作ルベシ。

俞樾曰ク、勢ハ存ノ譌ナルベシ。

五教僅ニ四ヲ擧グルノミ、蓋シ朋友之信ヲ脱スルカ、五教ノ次第ハ孟子ト同シカラズ。

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之。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

宋人ノ下ニ當ニ有ノ字有ルベシ。

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謂夏殷周。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圖據上文隱行當作陰行。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爲秦相。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於雲陽。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人生者也。以饗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

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月。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魑或曰高陽魑。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魑曰。不

王念孫曰。引絃。ハ本ト控。作リシナルベシ。控ハ張ルナリト。

謁者ハ來客ノ取次ヲ為ス人ナリ。

釣ハ疑フラクハ鉤ノ譌ナルベシ。蕩ハ動クナリ。得志ハ自由ニスルコトヲ得ルナリ。

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均高。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蛄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

何謂ハ何爲ニ同シ。

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以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溫。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

王念孫曰。當當二貴。二作ルベシト。

城濮ノ戰ハ僖公廿八年左傳ニ詳ナリ。

俞樾曰。愈利ハ當ニ倫利ニ作ルベシ。即チ愈多得獸ノ愈モ亦此說ニ從ヒテカリそめにノ義ニ解スベシ。

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之奈何。國舊刊爲下脫之字。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國子迪先生曰。君子二字衍。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先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

乏ハ衍文ナルベシ。

二君爲之次矣ノ二ノ字ハ今之ヲ補ヘルナリ。

而ハ如二同ジ

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潛行伏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舊刊下韓字下脫魏字。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

美言云云ハ老子第六十二
章ニ見ユ。老子ニハ美ノ字無シ。君子ハ老子ノ
子ノ譎ナルベシ。

翟璜云云ハ。翟璜ガ西門
豹ナラバ可ナリト推舉保
證シタルニヨリテ。鄒ナ
リ。今王ハ今君ノ譎ナルベ
シ。

無不有驕侮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主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括箭末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負輦牛也。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

上計ハ一年ノ治績ヲ報告スルナリ、主トシテ財政ノ成績ヲ報告ス。

齊夫ハ地方吏ナリ。

者也。解扁爲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餽聞倫曰。鼓之膏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餽子迪先生曰。楚人謂士爲武。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

誕ハ上文鄭伯ノ命ト僞リシナ言フ。

楚ノ陳ノ亂ヲ討ツコト宣公十一年左傳ニ詳ナリ。

孟盟伯里。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秦將白乙孟明西乞。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殺。殺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陳也。

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切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

偷樂ハ偷樂ニ同ジ。

王念孫曰ク、積力ハ量力ノ譌ナルベシト。

飲器ハ酒器又溺器リナ。

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切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偷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脩久今老子作長久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荊之所

事ハ昭公十五年、二十年等左傳ニ詳ナリ。

秦女之事トハ楚王太子ノ爲メニ秦ノ女ヲ娶リ、其美ヲ聞キテ、自ラ之ヲ取レルヲ云フ。

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疑楚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伍子奢道說。太子迪先生曰。子奢之子字皆衍。因伍子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於王之左右。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尙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於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

此謂ハ此所謂ノ誤ナルベシ。

其腹其心ハ譬ニ就キテ言フ。步馬ハ馬車ノ馬ヲ並足ニ歩マシムルナリ。撫ハ車上ニテ御者ノ手ヲ抑ヘタルナリ。

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糲粢恐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十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

黃帝云云ハ道ハ智巧ヲ以テハ到ルコト能ハズ、須ラク虚静ヲ以テ體達スベキニ譬フルコトナリ。

縹烟ハ蓋シ小サキ烟ナリ

陳成常ハ即チ田常又陳桓ナリ、成ハ其諱ナリ、宰子ハ孔子ノ門人ト別ニ一人ナリ、注誤ナリ、哀公十四年左傳ニ闕止ニ作ル。

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剗索之。離朱明目。捷剗疾利。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黃帝臣也。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每射戒慎。是重戒也。喻每事不怠懈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烟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罅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也。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宰予孔子弟。子仕於齊。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

介ハ一説ニ雞ノ距ニ金具ヲ被セルナリト、築之ハ郈氏ノ地内ニ已ノ宮ヲ造リシナリ。

季郈二氏ト昭公トノ事昭公二十五年左傳ニ見ユ。

蔡女云云ノ事僖公三年及ビ四年左傳ニ見ユ。

伐之ハ代之ノ譌ナルベシ。齊乃無呂ハ齊ノ陳

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而季氏爲之金距。金距施金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傷毀也。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三家孟氏叔孫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圖子迪先生曰。左傳。公怒上有不可二字。蔡人上有未之絕也四字。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伐之。齊乃無呂。兩家

氏(又田氏)ニ滅ボサレ
シヲ言フ、齊ノ祖ハ太
公望呂尚ナリ、故ニ呂
ト言フ。
郈公ハ郈氏ノ譌ナルベ
シ。

重耳ノ事僖公二十三年
左傳ニ見ユ、駢脇ハ左
傳駢脅ニ作ル、脅骨ガ
一枚骨ニナリ居ルナリ
左傳ニハ浴セシメテ追
リテ觀ルトアリ。
非常ノ下ニ當ニ人ノ字
有ルベシ。

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
楚大。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
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蠹蟲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
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
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
辭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
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
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
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
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
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
門戶。妄動而結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

簾ハ扇ナリ。

隙ハ隙ニ同シ。

厄漿ハ厄ニ盛リシ漿ナ
リ。

字於卵ハ孵化スルナリ

鑿池。被裘而用篔也耳。塘有萬穴。塘堤也。言隄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遽無由
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
有齧也。齧缺也。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
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厄漿而沃之。沃之沃。進羹者也。
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
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
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
於卵也。一指覆之。覆覆恐。穢誤。穢摩也。然也。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
就。而羽翮之已成也。則奮翼揮臙。臙六翮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
膺摩赤霄。赤霄飛雲也。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
弩利矰。微繳蒲且子。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
撻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

起波濤。潮者涌起。還者爲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

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

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

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

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

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

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也。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也。

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

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圖秦字疑行。曰。車馬所以

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

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

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

何人當二何如人二作
ルベシ。

以我爲事ハ自分等ノ事
ヲ王ニ告ゲテ捕ヘシメ

ントスベシトナリ。
卒ハ粹ナリ。

脩城ハ長城ナリ。

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

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

其所論。未知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

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

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鋪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
奏錄圖書於始皇帝。圖錄錄同。

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
恬也。楊

翁子秦將將築脩城。西屬流沙。起隴西
臨洮縣。北擊遼水。遼水
遼東。東結朝鮮。朝鮮
朝

浪。浪者爲珠。圓者爲珠。顯者爲珠。乃使尉屠睢。尉屠睢
秦將。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

罽城之嶺。罽城在武陵
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嶷之塞。九嶷在
零陵也。一軍處番禺之

都。番禺
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
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
豫章。三

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圖子迪先生
曰。無字恐衍。又以卒鑿渠。監祿
秦將。

鑿通湘水離水之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羸弱服格於道丈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斂圖正文格也恐格之訛舊刊正文丈作大非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圖欲字衍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鵠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鵠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

挑ハ取り出スナリ。

史ハ天時ヲ知ル、故ニ方位ノ吉凶ナドモ知リシナリ。

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為田宅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傅姓名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理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游馬失圖失佚通下同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太牢三牲以九韶樂飛

東海四海ハ、野人ノ田
茲ク廣大ナルヲ言フナ
リ。

交畫ハ兩手ニテ線ヲ畫
キ中央ニ交ハラシムル
ナリ。

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馬者。至見
 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
 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
 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
 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也。暢申
 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
 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
 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
 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
 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
 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
 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

滯ハ溺豚ナリ。

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
 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苴。申菽杜苴。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
 之於滯。滯。臭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
 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
 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
 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
 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仁義而滅。燕子噲行
 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而削。哀公。魯君。代君爲墨
 而殘。代君。趙之別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
 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
 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

刈葵宮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

誹譽在俗趁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上之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

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

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游單豹倍世離俗單豹

士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

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趁見

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抗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

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

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

單豹張毅ノ事ハ、莊子達生篇ニ見ユ。

殺ハ虎ガ殺シタルナリ。

趙宣孟即子趙盾ノ事ハ宣公二年左傳ニ見エタリ。

依非ノ事ハ道應訓ニ見エタリ。

有志ハ見知り見覺エ有ルナリ。

罷武ハ老朽ノ士ナリ。

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沈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依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力量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隱定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

人ナリ。嗚人ハ暑熱ニ苦シメル
決獄不幸云云ハ誤リテ
罪無キ者ヲ死刑ニ處シ
タルニヨリ、利劔ヲ以
テ自ラ其股ヲ切リテ自
ラ罰セルナリ。

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
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於旦文
王反葬以五武王蔭喝人於樾下。武王哀喝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也左擁而右
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
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
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
雩婁之野。雩婁今廬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
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楚國知
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
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
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
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

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
衛君衛侯輒也吳王囚之。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
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鍾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
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
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
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之奈何。國舊刊爲下脫之字仲尼曰。若欲免
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
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
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
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
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
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

以爲著龜兆ハ結果如何ヲ觀テ、手本先例ト爲スナリ。

報ハ承諾スルナリ。

適ハ諱ナラズ悲ナラザル程度ニセントナリ。

版ハ室ノ壁ナドヲ築クニ用キル板ナリ。

撥唇吻ハ魚ガ鈎ニ掛ルコトナリ。

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以下朝吳之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公宣子。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撥唇吻者。能以其所

虞氏ノ事ハ列子說符篇ニ見ユ。

王念孫曰。務ハ矜ノ誤ナルベシト。

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有人無奈何。事有人及無奈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爲亂。石

尹ノ字ハ衍文ナリ。

刑者ハ子發、恩者ハ子發ヲ思人ト爲ス者ナリ、髮ハ其處ニ不意ニ到リシナリ。視ハ親ノ譚ナルベシ。

王念孫曰ク、隱居爲蔽ハ爲ニ隱蔽ノ誤ナルベシト。

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罪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踣足而怒也。威王也。喘足踣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懜於骨髓。懜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也。圖正文下二若字。衍者下脫也。字。何謂不若然而不然。圖正文謂不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

植曙ハ尾ヲ立ツルナリ。

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曙。植曙枉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終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脩務訓

脩勉趁也。聖人趁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由以題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以為或人之言嘗問之於聖人矣。

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邪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言不得無為也。古

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虻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患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菽麥黍稷稻也。相土地之宜燥濕肥

境高下。相視也燥乾也境相高陵也下濕也。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為也。堯立孝慈仁愛使民

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

任ハ負擔ノ事ニテ、土地ヨリ收入ヲ得ルコトナリ。
以布衣徒歩之人觀之ハ無位ノ聖賢ニ就キテ觀レバトナリ。

鼓刀ハ屠ナ業トシタルヲ言フ、轉鬻ハ轉賣シテ其身ヲ賣リシナリ。

注ノ黔ノ字ハ衍ナリ。

聖人ハ伊尹以下ヲ云フ、注非ナリ。

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是立置以爲遠國君。
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亡也。
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歩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其調陰陽。行其道。詩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 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有呂望。其後居殷。乃屠於朝歌。故曰鼓刀。入周自殷而往。爲文王太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也。 伯里奚轉鬻。伯里奚。虞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轉行自賣於秦。爲穆公相。而秦與也。 管仲束縛。管仲。傅相。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霸也。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竈不至。於行諸國。汲汲。黑。坐席不至於溫。歷於行道也。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 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黢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甚重也。 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脚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

王念孫曰。因資而立。下當二功。字有ルベク。權ハ推。政ハ故ノ譌ナルベシト。王引之曰。攻ハ當ニ故ニ作ルベシ。故ハ迫ナリト。

水之用舟云云。四句ハ所謂萬ノ四載ニ乗ルナリ。但上文ノ注ト小異同アリ。田ハ山ノ譌ナルベシ。

千里ノ里ハ注ニヨレバ理ノ譌カ。

重繭ハ足傷ツキ皮皸シテ繭ヲ重ネタル如クナルナリ。

後水潦得谷行。水勢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 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遂成也。 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繇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巧詐也。 政事成而身弗伐。伐。自矜。大其善。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煖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火不可以煖井。淮不可以灌山。而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輻。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言無爲。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千里。殊異。體行。理道也。 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也。傷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

頁天下云々ハ天下ニ對シテ不義ノ名ヲ負フナリ。

墨子楚ノ宋ヲ伐タントスルヲ止メシ事、墨子公輸篇ニ詳ナリ。

公輸ハ氏、般ハ名、魯ノ人ナリ、故ニ魯般ト稱ス、禮記檀弓ニモ見ユ。

見楚王自從越走郢楚都今南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剄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剄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宋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器械設施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尙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于

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己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吾日悠悠慙于影影形影也圖舊刊日作曰恐非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蹶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蹶趨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於於存國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甌或以盆盂其方員銳臠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徵應也效驗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感發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

人性ヨリ損益ニ至ル者ハ、學ヲ無益トスル者ノ説ナリ。

蹶ハ蹄ナリ。

蹶蹶ハ蹶ルナリ、虛ハ虚ナリ、匈ハ胃ナリ。

下ノ馬ノ字ハ衍ナルベシ。
蹶蹶ハ人言ヲ解セザルニ言ヒ、通氣志ハ人ノ氣志ヲ知ラシムルナ言フ。
帽憑ハ一目散ニ憑持シテ爲スコトナリ。

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也。功效世俗廢衰而非學

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也。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鵠之駁此自

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揆之。故不欲學。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鵠者駁也猶人

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

言人自爲人馬自爲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蹶翹尾而走人不能

制。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齧咋足以嗜肌碎骨蹶蹶足以破虛陷

匈。咋齧也。啮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掩以衡扼連以

轡銜則雖歷險超壘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

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蟲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

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

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

沈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

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曼

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

細理也夸弱佳好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者也。啖腴哆嚙蘧蔭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

美者。嫫母佻倅也。卷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腴讀嚙哆讀大口之哆嚙讀楚蘧氏之

佻讀人得風病之靡。佻讀近虺。一說讀曰莊維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

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喻導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

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

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

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惑也。躓人

謂讀也言以飽而不食躓而不行喻丹朱商均不可教也而復學故謂之惑也。今有良馬不待册綴而行。冊舊刊有

駕馬雖册綴之不能進爲此不用册綴而御則愚矣。爲良馬能自

得驚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

不及商均ハ、不若商均ナルベシ。

飽ハ噎ノ譎ナルベシ、飯ノつかへるコトナリ。
冊ハ策即チ鞭ナリ、鑑ハ策ノ端ニ施セル針ナリ、以テ馬ヲ刺シテ行カシム。

攘捲ハ衣ヲ捲キ臂ヲ攘
ケルナリ。

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摺折也。爲此棄干將鑊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也。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爲本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駘。駘。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駘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者謂之。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諛。諛。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諛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者謂之。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髮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帝。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也。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一言而萬民齊。也。齊無倦。舜一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爲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此之謂也。禹耳參

上記九人中禹重出ス、
實ハ八人ノミ、本文ニ
誤アルベシ。

下型ハ型ヨリ出ヅルナ
リ。

王念孫曰、粉ハ木ト
挖ニ作ル、挖ハ摩ナリ。

漏是謂大通。參三。漏穴也。大通乎。故曰與。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爲西伯。遭紂之虐。二分天下而有二。受命而王。故百姓所親也。皐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察猶知也。禹生於石。禹母脩己感石而生禹。析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有媯氏之女。簡翟吞燕卵而生契。幅背而出。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爲近。明聖賢之難。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過千人。夫純鈞魚腸劍之始下型。圖劍字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鈞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也。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陸剗犀甲。言利也。明鏡之始下型。瞭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於摩微細察見。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

注ノ不逮ハ長ノ誤ナル
刑ハ形ナリ。

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
脩短缺脩長明有所不 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衆凡 何
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
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
曲出於不意也 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 蔡之幼女衛之稚
質蔡國今南陽胡曲衛故在河內後
徙頓邱今東陽郡稚質亦少女 捆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即
短沒黑耳亦言其巧也 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
國之女巧也 夫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
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跋行蟻動之蟲喜而合怒而
鬪攫搏也肆極也讀車鼓
之跋蟻讀饒多之饒 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
其與人無以異一同人亦避害就利
有不相如故言雖也 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
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
也勢力 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
於外以益其思也 故力竭功沮竭盡也
沮敗也 夫鴈順

芘ハ獸草ナリ、苻ハ惡
草ナリ、椶櫚モ連ナリ、
並アナリ、堀虛ハ窟虛
ナリ、王念孫ハ景ハ晏
ノ誤ナルベシ、晏ハ晴
ナリト。

門ノ下ニ當ニ戸ノ字有
ルヘシ。

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葉矰矢弋繳
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 蠃知
爲埳糴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莛有芘椶櫚堀虛連比以
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 景以蔽日蔽擁 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
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
鄙小也 長於窮欄漏室之
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
賢之道也
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
小室 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
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
知日月星辰之行度 胡曹爲衣易曰黃帝
垂衣裳胡
曹亦黃帝臣也 后稷耕稼詩曰播
厥百穀 儀狄作酒見世
本 奚仲爲車傳曰奚仲
爲夏車正
封於薛也 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
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 遂爲天
下備備猶
用也 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
各有所不能
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
之也 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
也

一人ハ上ノ六人中ノ一人ナリ。

貫亦習ナリ。

隱括ハ木ヲ採メル器ナリ。

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也。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標拂。手若蓑蒙。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徽上下手。攫援標拂。數蓑蒙言其疾。學之習微讀。繼車之繼。攫讀屈直木。介句欲句。此木之句。標讀刀。學之習微讀。繼車之繼。攫讀屈直木。介句欲句。此木之句。標讀刀。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攫掇亦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謂上弦。故弓待檄。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檄。矯弓之材。讀曰砥。砥。礪石。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礪諸之功。礪。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是礪讀廉氏之廉。一曰濫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規。員之也。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轉移猶轉易也。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轉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施設。施用。君子有能。精搖靡覽。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

王念孫曰。分白黑利害。ハ本ト分。別白黑。ニ作リシナルベシト。

多不暇日ハ注ニヨレバ。多クハ暇日アラズト言フト訓ムベシ。案ズルニ。不ノ字。衍文ナルベシ。荀子ニ。多暇日ノ語アリ。學バズシテ。游ブ日多キヲ言フリ。

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於俗不羣。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辨別。然否。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索別。分白黑。知利害之所在。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榮寵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也。逮及。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於庶幾。多言而不暇日。而不學。推此故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之篇。言爲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彊。勉也。務。事也。故君子積志委

南榮時ハ莊子庚桑楚篇ニハ南榮絃ニ作ル

躡當ニ躡ニ作ルベシ、重躡ハ上文ノ重爾ト同

相舉ノ戰ハ定公四年左傳ニ見ユ

竭筋力以下ハ申包胥ノ意中ヲ敘スルナリ、申包胥ノ事ハ定公四年左傳ニ見ユ

正以趣明師師法所以取法則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

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軟躑躅跋涉山川

冒蒙荆棘淬浴救猶箸躑躅不從蹊隧曰跋涉百舍重趼不敢休息

道合東顧鄉有祠存據在魯南故曰南見老子聃一言精神曉洽鈍聞條達曉明冷猶了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

牢丈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七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施延達略天

地達通也略猶數也察分秋毫明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言榮疇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

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於柘舉莫囂大心撫其

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也置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也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謂得安

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

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而此者一人之功也

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與之

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羸裹一曰囊

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遊犯津關獵

蒙籠獵獵籠籠之山一曰葛藟所蒙籠言非人所由履區躑躅足達穿幽通賦曰申重爾以存荆是也鶴時而不食晝吟宵哭面

若死灰顏色黢黑鶴時時立貌言不動不食涕液交集以見秦王秦

公也秦哀曰吳爲封豕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皆大豨蛇喻貪蠶食

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百姓離散夫婦男

女不遑啓處遑暇也啓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

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踰塞而東塞兩

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

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

淮南鴻烈解 卷第十九 脩務訓

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一同也。舊刊疾痛倒。聖人知

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

怖肝猶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也。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

兩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也。攻

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

名武中寧國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立也。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

強名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烈業也。侯王懈

惰。後世無名。世猶身也。詩云。我馬唯馱。六轡如絲。詩云。小雅皇皇者華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

載馳載驅。周爰諮謨。謨難也。謨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謨難事也。以言人之有

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言怪物不能驚也。喻於道者。不可動

以奇。喻明非常曰奇。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名虛實之名也。審於形者。不可

遜以狀。遜欺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

注ノ中寧國ハ寧ニ中國ノ誤ナルベシ。

毛詩唯ハ維ニ、詩ハ杏ニ、誤ハ謀ニ作ル、毛傳ニ杏ニ事之難易ニ爲レ謀トアリ。

注ノ也ハ爲ノ訛、事ノ下ノ之ハ也ノ訛ナルベシ。

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爲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

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

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喻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效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夫

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

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觀世無有知音者。若子期者。絕絃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惠

宋人。仕於梁。爲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三篇。爲道家之言也。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

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

敲。搗丈人。長老。年少。爲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

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也。唐姓名

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園子迪先生曰。取少主。取幼少無知之主之意也。泛言之。惠王

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說。是也。非其說異也。所

以年之少年云云ハ少年カ郷ニ居リテ、長老ニ事ヲ説ケバ、長老ヨリ頭ヲ擊タルベシ、道ヲ明スルハ及バズトナリ。

王引之曰ク、權ハ奮ノ譌ナリト。

以聽者易也。易革。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也。罪在聽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召猶請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閒之，因藏怒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替也，出猶作也。新曲非雅樂也。李奇古之名倡也。諸人皆爭學之也。諸衆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也。鄙人有得玉璞者，鄙人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其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可貴之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荆人和氏得美玉獻楚武王，武王以爲石，別其右趾，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爲寶。文王曰：先王輕於別足，而重割石，遂爲割之，畢如和言，因號爲和氏之璧也。今劍或絕側贏文，齧缺卷鉏，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贏，無文齧齒。

有符於中云々ハ己ノ心
二人ノ説ノ眞僞ヲ辨別
スベキモノアレバ、説
ノ新古ヲ問ハズ、唯其
實ナルヲ貴ブ、然ラザ
ル者ハ唯ニ古キヲ貴シ
ト爲スナ言フ。

卷鉏鈍弊無刃，託之爲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說頃襄王善爲劍，人名鉏，鉏之稔也。園子迪先生曰：絕側贏之文，謂劍刃之側纏繞之刻文，半絕而不完全也。齧缺如齧而缺也。卷鉏卷曲而濡滯也。琴或撥刺枉撓，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正，枉撓曲弱，闕解漏越，音聲散，託之爲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苗山之鉏，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剽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也。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爲也。以爲腹，言其鳴音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營讀營正急之營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鈺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通人通於事類，不然不如衆人貴遠慕聲，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驕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濫脇音不和，號鍾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略達物事也。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也。清濁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若白黑之於目，辯也。清濁之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故夫孿子之相似。

濫脇號鍾ハ皆古ノ琴ノ
名ナリ。

隴ハ墓ナリ。

句指ハ指チ風スルナリ
即チ手ヲ拱シテ敬ス
ルナリ。

鍾ハ鐘ニ同ジ。

我ハ自ラ言フノミ。

并身ハ勉メ行フニ言フ
ナリ、誕謾悠忽ハ心ヲ
用キズ自ラ勉メズシテ
日ヲ送クルナリ。

歩ノ上ニ當ニ一字ヲ脱
セルナルベシ。

目ノ字ハ行文、籠蒙視
流シ目ニ人ヲ視ルナ
リ。
曾ハ重又申ナリ、曾撓
ハ幾重ニモ曲ゲルコト
ナリ。

睥面ハ睥睨ノ誤ナルベ
シ。

扶於又扶輿ニ作ル。

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猶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是也。書

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微妙論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

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眩於孔墨之名而受不知其實非孔墨所作也。故美人者非必西

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

喻意以爲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

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攄書明

指以示之。攄舒也。指畫也。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令

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也。平

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

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

欲善調鍾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作書爲知者施也。三代與我同

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也。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

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以立節我謂誕謾倨傲悠悠忽游蕩輕物。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

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嘗試使之施芳澤正

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紕。笄婦人首飾珥瑱阿細粉白黛黑佩玉

環揄步。體搖動。撓足行。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治由笑目流眺。

治猶笑巧笑詩云巧笑倩兮是也。口曾撓奇牙出齶補搖。曾則也撓弱也口則

齶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

悚穢心而悅其色矣。憚悚貪欲穢心煩悶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

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

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繞身若環。輪

也。曾撓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於周旋也轉更也曲竟更爲之。便媚擬

本熙ハ木戲ニテ、高木ニ登リテ爲ス輕業ナリ。

王念孫曰ク且ハ則ノ誤ナルベシト。

王念孫曰ク、久眇ハ眇ノ譌ナルベシ、眇ノ字上文ニ見エ、注ニ輕利急疾トアリ。砥礪監ハ上句ノ例ニヨレバ砥礪之塵ニ作ルベキニ似タリ。鏗鏘然ハ動ク貌ナリ。

神也。擬象

身若秋葍被風

葍白芷香草。被風言其弱。髮若結旌

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鶩

馳騁言其疾也。

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

熙戲舉援也。梧桐檟梓皆大木也。句枉曲枝。枉或作掘也。圖通雅卷三十五。木熙即都盧。

緣種之戲也。淮南云云。

蟻自縱好茂葉

言舞者若蟻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

龍夭矯。燕

枝枸

言纒蘊若幡龍。燕枝枸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

援豐條舞扶疏

援持持大條以木舞扶疏繁跚。

龍從鳥

集搏援攫肆。葢蒙踊躍

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葢蒙踊躍明其疾也。

且夫觀者莫

不爲之損心酸足

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爲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

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

脩擢

彼謂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倡衣脩擢舞爲後曲也。

夫鼓舞者非柔縱

言非其人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

而

木熙者非眇勁

眇勁言其非能自柔。縱眇勁靡教。有絕眇之強力也。

淹浸漬漸靡使然也

淹久浸漬漸於教久使之

化使之然也

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

有時積時言非日教化亦然也。

有時而脩

監莫見其損

有時積時言非日教化亦然也。

有時而薄

長者令長之長。砥礪

寸不可以爲榼棟

加猶益也。榼屋也。

榘枘豫章之生也

七年而後知故

可以爲棺舟

知猶覺也。其大也。

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

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

美善也。

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此之謂也

已說在二章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終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秦族訓 秦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
 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
 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
 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
 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
 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
 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
 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其
 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

日之行也云云ハ太陽ノ
 行クハ迹無シ、而シテ
 物ノ行クコト最モ疾キ
 モノモ之ニ及バザルヲ
 言フ
 倍日ハ常馬ノ二日ニ行
 クチ一日ニテ行クナ
 リ、草木爲之靡ハ騏驥
 ノ走ルコト疾キニヨリ
 テナリ

哇ハ口ヲ張ルナリ、
ハ口ヲ閉ヅルナリ。

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喙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乖忤，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

嘔ハ呵シテ温ムルナリ。

玩ハ利ナリ。
俞樾曰：ク、旅ハ放ノ誤ナルベシト。
宋人云：韓非子喻老篇列子說符篇ニ見ユ、字說亦二書ニ標出セリ。

吹ハ氣ヲ以テ冷スナリ。

頃畝ハ丈量スルヲ云フ、百畝ヲ一頃ト爲ス。

日月、鬼神ノ上ニ各與ノ字ヲ脱スルカ。
若性諸己ハ各自天性ニ於テ本ト然ルガ如シトナリ。

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兌說也。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

流源ハ源流、淵深ハ深淵ニ作ルベシ。

王念孫曰ク、漿水ハ小水ナリト。

王念孫曰ク、訟繆ハ說繆ノ誤ナルベシ、說ハ悅、繆ハ穆、二字ニテ悅和ノ義ナリト。

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枝巢穴藏。水潛陸行。國舊刊枝巢作巢枝倒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漿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蟻虱。蟻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鼈屬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也。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接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

秦穆公ノ事ハ汜論訓ニ、宓子ノ事ハ道應訓ニ詳ナリ。

賣父又單父ニ作ル。

豫賈ハ懸直ナリ、買ハ衍文ナルベシ。

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于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分利長者得多。而斑白不戴負。斑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

所以ノ二字ハ衍文ナル

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摠道以
 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
 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
 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闢伊
 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
 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
 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
 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
 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窳木而為舟鑠
 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
 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
 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

衰ハ斬衰齊衰等喪服ノ名、經ハ麻ヲ首又ハ腰ニ纏フナリ

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
 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
 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
 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
 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也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入
 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
 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
 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成雛非慈
 雌煦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
 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
 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
 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

古ハ法ヲ象纁ニ縣ケテ民ニ示セリ故ニ縣ト言フ

故立下文ノ例ニ據ルニ當ニ以立ニ作ルベシ

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
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月之
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
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圖舊刊立上脫以字
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
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
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
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
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
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
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
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

王念孫曰ク、及其淫也ハ杜淫ノ誤ナルベシト、杜ハ塞クナリ。

民之力ハ當ニ民力ニ作ルベシ。

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
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
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雷不惑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
之玉昭華玉名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朱堯子也
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
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
作樂也夔堯典樂臣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
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也圖舊刊書下脫也字以辯
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
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犗
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犗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
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皐陶政教平姦宄息

王念孫曰、故易之失也、卦云六句、後人附入、言訓ノ文ヲ取リテ附入セルモノナリト。

更爲ハ改メ爲スナリ。

刺幾ノ幾ハ譏ニ同シ。

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

圖幾

故易之失鬼。

易以氣定吉。凶故鬼也。

樂之失淫。

樂變至於鄭聲淫也。

詩之失愚。

詩人怒怒。

近愚也。圖注怒字恐怨字之訛。

書之失拘。

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

禮之失伎。

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伎也。

春秋

之失訾。

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

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圖財。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

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

物各有宜。輪員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車中馬。服。車帶。

帶不厭新。鈎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

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

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襄公獲也。而春秋大之。取其不

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

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

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閒。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

宜ノ上ニ當ニ所ノ字有
古ノ車ハ中央ニ長轅一
本アリ、其左右ニ各一
一馬ヲ駕ス、之ヲ服
ト云フ、服ノ左右ニ又
各一馬ヲ駕ス、之ヲ
不厭新ハ新キホド宜キ
ナリ。
泓之戰ハ僖公二十二年
左傳ニ見ユ。
伯姬ハ魯宣公ノ女ニテ
成公九年宋共公ニ嫁セ
リ、其死ハ襄公三十年
左傳ニ見ユ。

任ハ人ノ用ヲ爲スナ

王念孫曰、弟當二弟
弟二作ルベシト。
樂羊ノ事ハ人開訓ニ詳
ナリ、中山ノ人樂羊ノ
子ヲ殺シ其肉ヲ烹タル
羹ヲ樂羊ニ送ル、樂羊
之ヲ啜リ、遂ニ中山ヲ
陷レタリ。

財使ハ材使、即チ其材
ニ隨ヒテ用キルナリ。

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
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
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
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
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
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
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趣同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
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
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
可令填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
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
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

事ハ使フナリ。

徑ハ簡捷ナリ。

大較ハ大概ナリ、大體
ヲ論ズルナリ。

透蛇ハ委蛇ニ同シ、從
容トシテ流ルルナリ、
陵遲ハ漸ク高クナルナ
リ。
曲說ハ一事ヲ委曲ニ說
クナリ。

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
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
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
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
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
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
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
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
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
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
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
二字衍河以透蛇故能遠山
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
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馭

藝榮成行云云ハ詮言訓ニ見ユ、彼ニ注有リ。

祝ハ神ニ接スル人ナリ、尸ハ神ニ象ドル人ナリ、宰ハ主人ヲ助ケテ祭事ヲ總ブル人ナリ。

周公肴膳云云亦詮言訓ニ見ユ、彼ニ注有リ。秦天下ヲ三十六郡ニ分テ、監御史ヲシテ之ヲ巡按セシメタリ、稽モ亦留ナリ、稽留ハ郡守ノ事ヲ處シテ遲滯セルモノヲ、監御史ニテ再審(覆)シ、又督促(趕)スルナリ。而猶ノ而ハ衍文ナルベシ。

甌有堤。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盟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爲簠。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膳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

治之上當ニ治之本ニ作ルベシ。

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吠。則時必有犬禍。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

生以ノ以ハ衍文又ハ於ノ誤ナルベシ。

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填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也。衰下雖有腐澁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擘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

擊息脈血ハ脈ヲ壓(抑)ヘ血行ヲ候フナリ。

下ノ法ハ衍文ナルベシ。

在ハ有ノ訛ナルベシ。

宮之奇ノ事ハ僖公三年及五年左傳ニ見ユ。

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苟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漣而固。攻不待衝隆而拔。圖舊刊隆作降非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瓠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

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
 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
 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
 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鏡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人爲
 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圖舊刊正文越下脫人字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
 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
 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
 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德也
 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鄉一縣之高以爲
 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
 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
 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

隱義ハ義ヲ掩フナリ、即チ義ニ當ルナリ。

與同ハ事毎ニ己ノ意ニ從フ者ナリ。

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
 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
 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
 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
 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
 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
 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
 雖嚴刑罰民弗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
 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
 公任管仲隰明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大宰嚭而滅秦
 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
 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

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直
大道群書治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
要作與大道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
負鼎俎調五味進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
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
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
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
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
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
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
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
也樹米而欲曾子架羊架連架所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
生之

偶ハ遇又合ナリ。衛夫
人ハ南子ナリ。彌子瑕
ハ衛靈公ノ嬖臣ナリ。
孔子南子ヲ見ルコト論
語ニモ見ユ。

注ノ知ハ盜ノ譎カ。

分別ハ財産ヲ兄弟ノ間
ニ分ケルコトナリ。

踏馳ハ並馳ナリ。

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游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汗曰伊
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
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
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
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踏馳不歸善
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
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
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
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
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橈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
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
過也猶日月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鷓之夜見